

锦绣沙滩

池莉

1

长江的水是永远不枯的，即便是冬天枯水季节也不枯，顶多落浅那么些许，绣出两道绵长皱折的花边般的沙岸，使豪放的长江又具一番婉约的韵致。多少年来年年如此。

今年却忽儿出了一个奇迹：在长江大桥西侧，江心浮起一块岛屿；紧跟着，岛屿伸出一角来，与岸连接上了。成了长江中前所未有的大片大沙滩。这沙滩是温暖的鸽灰色，平坦光洁如躺在水中的偌大一面镜子。一只来不及拔锚的木船搁浅在滩头，斜斜地翘望着江水；成群结队的江鸥悠闲地踱步，它们细碎脚印愈发显出沙滩的寥阔。尤其是一早一晚，朝阳落日辉映，沙滩便明明暗暗闪闪烁烁变幻亮度和色彩，酷似一个童话境地。

这个活生生的童话境地很快就轰动了终年终日生活在布满汽车齿轮的城市里的人们。顷刻间，无数的人涌上了沙滩。人们穿着节日的服装，携了照相机，骑了摩托车，尽情享受这片净土。

直到春分时节，大沙滩还赫然浮在江里，但桃花水的淙淙声响已不可阻挡地从天边传来。大沙滩即将沉没。人们更加如痴如狂。立雪毅然下定了决心：上沙滩！

2

傍晚，沙滩宁静了。当晚霞全部沉入两边的水天交接处后，血也似的沙滩立刻变得苍白，那苍白只是一道光，掠过人，便有一张巨大无比的夜色的网笼罩了沙滩。游人只剩下两三对，都是恋人们，他们紧依紧偎缓缓移动，远远看去只是一个黑色的剪影。

立雪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沙滩的。为了抵挡春寒里的江风，她在肩上披了一条虾青色开司米围巾。这是冬天用的加长加宽围巾，现在裹着它，流苏都垂到了立雪膝盖以下。立雪走一步，流苏摆一摆，使她显得更加细瘦，更加弱不禁风。立雪在沙滩上缓缓漫步，江风比在岸上强劲得多，飒飒吹动她的头发，使她感到了一种彻底的冰凉彻底的清醒，同时又感到自己沉沉坠入了云雾之中。

她终于如愿以偿了。一个微笑花一样开在这夜的沙滩里。女人就是这样，常常有些细小的愿望，这些愿望的实现足可以使女人感到幸福。可惜男人一旦成了丈夫就不再理解妻子，那么做了妻子的女人只好自己孤军奋战了。

立雪每天上班都经过长江大桥，她最早发现了大沙滩。不知怎么，这片大沙滩打动了她，很深地吸引了她。每天她都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遥望江心的大沙滩，许多美好的景色，美好的音乐，美好的过去便又重新生动起来。她很为自己高兴，她以为上班下班、丈夫儿子、公公婆婆把自己埋没了呢，不想她依然是年轻的，依然有激情。立雪把这些全都告诉了丈夫海天，希望他能提出他们一块儿上沙滩玩玩。可海天听完她的话，伸了个懒腰，说：“嘟噜噜噜，嘟噜噜噜，我看着你的嘴唇瞌睡都来了...”以后，立雪又提了几次，海天还是没把她的话当真看待。

今天晚饭后，立雪说：“小海，我得出去一下。”

全家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只有婆婆迅速地看了她一眼。海天舒展在沙发上，叼了支牙签，眼睛盯在电视屏幕上，问：“去哪儿？”

立雪略微哽了一下，说了谎：“去同学家借笔记。”

海天没等她话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是“唐老鸭”太逗人了。

于是，他们全都聚精会神地看“米老鼠和唐老鸭”。立雪悄然离开客厅，去看她的大沙滩。

这是立雪婚后第一次真正地大胆地独自外出散步。

沙滩原来比在桥上俯看要大得多，长江也大得多，风大浪也大。大，本身就美，况且这夜色；无边，涛声不绝，这美便浓浓地带上了神秘的气氛。海天若能在这一刻看她就好了。也许隔膜的妻子就是需要一个点明对方心事的环境，这种环境足可以使彼此看透，一个刹那间便有了永远的谅解和体贴。

当一个男人高而宽的身体挡在立雪面前时，她虽然一个哆嗦，但没后退，反而用那双沉浸在期望中的眼睛直直迎了上去。

3

赵如岳意外地看见了立雪流星般燃烧的眼睛，尽管也如流星般迅疾地熄灭了，他仍然感到自己闯进了她的世界。

立雪说：“是你，吓我了一大跳。”

赵如岳说：“我早已问过‘是李立雪’吗？可你怔怔的不回答，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立雪笑道：“没有的事。”又问，“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你呢？”

“没有。太忙了。”

他们是成人大学的同学，已经共读两年多了。尽管每星期他们都见面三次，但在此时此刻相遇，两人都不免有几分意外。立雪本要随口问一句，“你怎么在这？”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敏锐地感到，结了婚的人独自外出散步多少都是有难言之隐的，她不想对赵如岳有更深入的了解。她同时也担心赵如岳问自己。

可赵如岳没有问。这样，他俩仿佛又有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他们并肩朝前踱去，一时间谁都无话，只听得波浪悉悉卒悉卒地扑打沙滩。

“这儿真美！”赵如岳粗哑的嗓子低档地说。

立雪望见了月亮，不那么圆，不那么亮，模模糊糊含在云层里，四周罩了圈淡蓝色的光。这月亮却不高也不远，就在沙滩尽头，也许是江水尽头，染得沙滩与江水都是一片的淡蓝。她说：“是的，的确美。”一个“美”字出唇，立雪的脸便热了一阵。平日里说这个字太少了，倒显得这字本身酸溜溜，文绉绉的。

赵如岳说：“平时我要听了人说这美那美的，牙缝里就冒酸水。可这里叫人不能不赞叹。”

立雪见他们感受一致，无声地笑了笑，说：“太对了。”

赵如岳说：“我泡在官场里，整日忙得直想大呼小叫，何曾想到过诗啊词啊什么的。到这儿走走，我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许多古人的诗词，比如杜甫的‘无边落叶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崔颖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白居易的‘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立雪接口道：“还有杜甫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神了！”赵如岳说：“看来你也喜欢古诗词。”

立雪说：“曾经喜欢，年轻的时候。”

“你现在不是年轻吗？”

“不，我老了。”

赵如岳悄悄注视了立雪一刻，掉开眼睛望向沙滩深处沉沉的吟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立雪不觉暗暗叹息，双手捧了捧面颊，滑到脑后拢住了头发。这种高雅的谈话使立雪仿佛又回到了少女时代。那时虽然是在被政治风暴磋砣的岁月里，但她依然还能在枕

头下面藏着心爱的唐诗宋词。现在，她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媳妇；匆匆上班下班；出门便跑菜场粮店，进门就扎上围裙，还得维持一脸的笑容，朝丈夫儿子公公婆婆以及一切熟人旋转。就这样，一天的十二或十四小时挤得满满的，然后精疲力竭。

“立雪！”赵如岳见立雪打了个噤，解释道：“你要走到水里去了。”

立雪“哦”了一声，从胡思乱想中解脱出来，抬腕看了看表，说：“不早了，我得走了。”

赵如岳说：“你不老，一点儿都不。”

立雪说：“这个……不谈了。我走了。”她这么说。脚却还没动，赵如岳说得十分真挚，立雪心里是接受的。每个女人从根本上都不愿意老。

“立雪，愿你永葆你富有诗意的，怎么说呢？——你就是你，你这样挺好的。”

立雪鼻子酸了，她喻声道：“谢谢！”

赵如岳说：“我还想呆一会，你需要送吗？”

“不要，我很近。”

赵如岳悄声说：“后天学校见。”说完，转身走开了。

立雪生怕赵如岳执意送她。一般男人都不会放过这种献殷勤的机会的。赵如岳却很坦然磊落。立雪裹紧了围巾，望了一眼月光下沙滩上赵如岳的背影，满意地抿嘴一笑，走了。

立雪走出几步，赵如岳站住了。他转身目送立雪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防波堤上

4

江老太太在城城的小房间哄城城睡觉。立雪一进门，江老太太就站了起来，脸上一无表情，握起拳头叩腰眼。立雪含了几分歉意，说：“又累了您了，海天怎么不管城城？”

“城城还没洗。我一个人弄不动他。”江老太太继续叩着腰眼，走动了两步，叹了一口气：“小海还不是有他玩的地方。”

立雪抹下眼皮，只管脱外套，拿盆打水，张罗给儿子洗。城城睡得夹生了，一百个不愿意，吭吭唧唧，直着胳膊腿泼洒了一地的水。立雪戳了戳儿子的头，呵道：“听话！”

江老太太在一边走路走着看着媳妇的动作，这时说话了：“城城是一个小孩子，凶他有什么用？是你们没安排好。我得再告诉你们一次：不管你们晚上有多么重要的活动，孩子得照料妥当，别老栽在我身上。我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你们晚辈要有点良心，如果说你们这么一个孩子都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那我呢？那时候我拖着三女一儿，还正是革命的艰苦时期。”

立雪安置好了儿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房间乱糟糟的，灯光下，家具上面都是灰尘。立雪用手指在桌面上划拉了一下，犁出一道紫红来。海天的袜子一只在台灯旁一只在沙发上。早晨她曾顽强地挤出十几分钟时间收拾过房间的，现在全都还原了。少女的一连串美梦中有一个便是梦想自己将来有一个洁净雅致的家。她的梦想在结婚那天实现了，可是第二天这个家就面目全非。住在公公婆婆的家里，房间是不兴上锁的，谁都可以进来随便干什么。从第二天起，立雪就不停地使自己的房间恢复新婚第一天的模样。于是，一个循环开始了：脏了洗，洗了脏；乱了整理，整理了再乱——永无止息。青春却不是可以循环的，一双秀丽细嫩的手开始粗糙了。

海天在门口的路灯下面蹲着看棋。几个老头摆了几副残局，捧着茶杯在琢磨。自立雪嫁到江家来，这路灯下的残局夜夜连续作战。几年来，老头子倒换了些人，棋却依旧。海天是迷在里头了。立雪伏在三楼的窗台上看着自己的丈夫。海天在一群秃顶里是乌蓬蓬一头浓发，根根发尖朝天指着；脖子往前伸得老直，上好的毛料西装全窝在一处，香烟的青雾一阵一阵从那发尖里升腾起来。立雪看了好一刻，海天一动没动。立雪闭了眼，离开窗台，拉上了窗帘。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门外响起了钥匙的声音。立雪连忙放下课本，关了灯，躺进

被窝。海天蹑手蹑脚推开房门，摸黑上床，头一着枕，呼噜便响了。立雪睁开了眼睛，望着天，好久好久不能入睡。这就是她的家，她想：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她想。她咬着枕巾角，又想到方才大沙滩上的情景，不知怎的泪就从眼角骨碌骨碌流了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老俩口穿了灯笼裤，提了剑，到公园锻炼去了。江老太太放一枚鸡蛋在厨房里，告诉立雪这是给城城的。立雪给儿子穿衣服洗脸刷牙煮鸡蛋牛奶。城城穿好了衣服之后又偏要换另外一件，洗干净了又要去撒尿，弄了一手的尿水又来吃东西，立雪的软声好语全不起作用，急得她给儿子的屁股一巴掌。没料到城城恰好没站稳，一下子摔倒了，嘴唇磕出了血。城城哭了，海天闻声跑来，胳膊僵在衣袖里说：“立雪，你这脾气真了不得了！”继而又对城城说：“勇敢些！我的儿子。”

他的儿子。立雪的心里塞满了酸楚。她说：“今天你送城城上幼儿园吧。”

海天在她身后发急地叫道：“我今天有事。——你回来！”

立雪一步不停冲下楼梯，心里说道：不是你的儿子吗？

她再也不能一味迁就忍受了！

5

这一天立雪心里又阴沉又闷烦。她在无菌室操作，接二连三摔了几支试管。

她的同事钟瑾在隔壁的无菌室里。无菌室是玻璃房子，钟瑾把立雪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她敲了敲玻璃墙面，用一双滴溜溜的杏黄色眸子询问立雪怎么哪？立雪摇了摇头，举举手中的试管，埋头做起试验来。做了一刻，“喀啦”又摔了根试管。立雪盖上了酒精灯，取下大口罩，脱了消毒隔离衣，退出了无菌室，换上白大褂，坐在水池前洗起器械来。

立雪十分恼自己。她本是非常喜欢这份工作的；细致入微的操作，恬静洁白的环境，生物制品又直接为人类抵抗疾病起着巨大的作用，立雪的性格在这个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她深知对她来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来源，其义要广泛深远得多。因此，立雪一向认真工作，珍惜穿上白大褂的每个钟点，从来就是把家庭与之隔得远远的。今天却分明是做不到了。

一双干燥柔软的手抄入立雪的后颈脖，撩起她的披肩发，这是钟瑾：“喂，遇上什么事了？”

立雪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事，早上我打了儿子一下，他摔倒了，牙齿磕出了血。”

钟瑾说：“我女儿动不动就让我扇个跟斗，这是什么屁事，值得你大动母爱，现在的孩子有时候就得给他个厉害瞧瞧。”

立雪说：“我不能和你比，你是住在娘家。可我父母远在千里之外。”

钟瑾啧啧连声，道：“我说呢，你婆破气你了不是？”

“婆破嘛，自然不比自己的妈，该忍得忍些。”

“得了！”钟瑾一把撒开立雪的头发，又用手指拣几根捻着，说：“全世界就你一个人是打掉了牙往肚里吞的。什么时代了，还吃那一套。出去访访，如今哪个媳妇怕婆婆，你那婆破一副老干部派头，半点人情味都没有，你呀，该杀杀她的威风了。海天会配合你吗？”

立雪答道：“不知道。我也不想杀谁的威风。”她将钟瑾从身后拉了过来，望了她的脸，说：“钟瑾，我怎么感到时间越长，夫妻之间倒越陌生了呢？”

钟瑾睁了老大一双眼睛，握住立雪的手，说：“你也……我以为你不会的，你们恋爱那么久，他还会欺骗你吗？”

“也不是欺骗。只是……唉，就那么回事。”

“是啊，就那么回事。他不再欣赏你宝贝你，不再用有光彩的眼神看你，不再认为陪你逛大街是他的荣耀。不再尊重你，当着你的面放肆地打饱嗝，翘起臭脚丫子。任你累死累活，他什么事也不干，完全以为你干得理所应当。”钟瑾说着激愤起来，脸一扬，哈哈笑道：“幸亏我们还没老，还漂亮着呢！谢天谢地，每天都有许多男人在公共汽车

上证明这一点——盯着我看。”

钟瑾有着透明的奶油黄颜色的皮肤，扁而薄的唇天生含了几分媚；身量小巧却异常丰满，穿着打扮是一味的鲜丽格调。她的确自有少妇的动人之处。立雪给她的话逗笑了。

“对了，笑一笑，十年少，为他们发愁不值得。”钟瑾放低声音，凑到近处，点了点立雪的脑门，说：“死脑筋，这么雪白俏皮的脸蛋还不解菲一些……”说罢，拖着海绵拖鞋踢踢踏踏忙别的去了。

立雪低了头，在一盆清水中看见了自己的脸庞：两道湿湿的长眉，一头流畅的黑发，眼里有无限的宁静；偏是唇尖显出女孩的任性顽皮，饱饱满满翘了起来。她也看见了自己眼角细细的皱纹，这几分皱纹几分憔悴倒又给这脸庞增加了忧伤的情调。她不理解海天如何不欣赏她这模样，她为自己深深的抱屈。立雪哗啦拧开自来水，盆里翻卷起雪白的浪花。这些浪花使她联想到昨晚大沙滩上的巧遇。她不由轻轻叹息了一声。

6

走进教室的那一刻，立雪不知为什么心慌了一阵子。教室里还是那个老样子，阶梯桌椅，三三两两抽着烟的老大学生，黑板擦得灰蒙蒙，老师端了个精致的茶杯上了讲台。立雪面前的桌面上刻灼一行字：“爱情你在哪里——在床上吗？”立雪换了一把椅子，这里却触目惊心写着：“生存还是死亡？”立雪又换了一个座位，同样，桌面上有数不清的文字，最大的一行字是：“女人女人叫我怎么不想你！”

钟瑾说：“别挪来挪去，我喜欢读这些课桌文学，可以想象可怜的大学生们是怎样受着煎熬在听课。”

立雪说：“今天让我安静地上完课好吗？”

“我让你不安静了吗？”钟瑾端详了立雪的一会儿，扑哧笑了。立雪不敢与钟瑾对视，在心里责备自己：不就是因为那夜在沙滩上遇见了赵如岳吗？这又有什么。同学两年多，赵如岳并没有出色的人品，对她也没有出格的举动，他们的关系不亲不疏，今天这般不安不是可笑吗？立雪镇定了自己，一心用在书本上。偏偏巧的是钟瑾忘了带钢笔，附近又没有哪个同学带了多余的。熬到下课，钟瑾腾地站起来，往后一扭，便叫道：“赵如岳，能借我一支笔吗？”

赵如岳说道：“能啊。”就过来了。立雪的心又不由自主咚咚跳起来，她气恼地握住拳使劲顶脑门，告诉自己：用不着这样啊！

钟瑾拿过了笔，歪身靠在课桌上和赵如岳闲聊：“老赵，听说你挺会唱歌，流行嗓子。”

“他们开玩笑的。”

“喂，”钟瑾推了推立雪：“你也不喜欢听歌？我们请他唱唱怎么样。”

“开玩笑！”赵如岳说，要走。钟瑾拉住他，“说真的，唱唱吧，我们也是大学生了，也要说说唱唱的，为什么不呢？”

立雪是理解钟瑾的，她失去了什么就非得补偿回来，哪怕是小年轻大学生幼稚做作的浪漫劲。立雪声援道：“对的，出去走走唱唱吧，难得同学一场。”

赵如岳同意了。

三人出了教室，在樱园落满花瓣的路上漫步，春风徐徐送来青草的气息，赵如岳唱道：

沿着校园熟悉的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初升
的太阳照耀我们，也照耀身旁这棵小树。亲爱的伙伴
亲爱的小树，和我同享阳光雨露，替我们记住这美好
时光，一道长成参天大树。

这所古老的校园是座草木葱茏的园林，如云如烟的樱花才谢，紫色的玉兰又开放了。大学生们三三两两来去，有高谈阔论的，有深思沉吟的。钟瑾撞了一位男学生，对方十分文明，道：“对不起。”他们唱歌，没有一个路人大惊小怪，更无人嘲笑，自由自在

和风雅在这里是平常的气氛。立雪和钟瑾挽了手，踏着节拍，一同哼哼道：“替我们记住这美好时光，一道长成参天大树...”

忽然立雪悟到：自己是禁锢太久了。她还是个年轻人，需要欢快，需要友谊和朋友，需要来一点傻呵呵的笑笑闹闹。她和赵如岳如谈话，不再心慌，不再感到他们有个大沙滩的秘密。钟瑾也同样高兴，一路说些疯话，捡了不少花瓣塞在口袋里。赵如岳依然是大方坦然的，表现得是一个十分合格的当代大学生。

放学之后，在公共汽车站等车，钟瑾对立雪说：“你今天是少见的好气色。居然面若桃花，画了淡妆一般。如果我不了解你，一定会猜测你是恋爱了。成熟了的女人一旦恋爱就会格外动人——你知道这是哪个大诗人说的？”

立雪凝神去想是哪个大诗人，钟瑾碰碰她的肩，说：“是我。”

立雪笑了，不屑道：“老一套了。每个电影里都有这一段对话：是谁...是我嘛。”

钟瑾格格地笑。立雪受了感染。想：像她这么笑可不容易——在这个年纪的女人。

立雪说：“我看你这阵子倒是格外快活格外动人的。”

“那八成我是在恋爱。”

立雪的心被触动了。海天和她恋爱的细节一个个重现。那恋爱仿佛是装在玻璃瓶子里存放着的，现在拿出来抹去一层灰就发现那颜色依然鲜艳；打开瓶塞一闻，仍飘着打麦场上庄稼的香味。海天是个壮健孔武的男子汉，多少女同学都爱慕他，但他只爱她一个人，她也只爱他一个人，他们互相迷恋，忠贞不二，都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多么完美完整的夫妻！他们应该相爱到老。她多傻，自己也需要朋友和友谊，怎么就要求海天守在家里？一个大男人，难道不是更需要活动的场合？立雪在路上就原谅了海天，检查了自己。她决定今天晚上一定和海天好好谈谈，包括也开诚布公谈谈他母亲的事。好了！然后甜甜睡它一觉，太阳出来了，万物便又生辉。

7

海天去幼儿园接儿子还没回来，立雪放下书包，直奔厨房，对江老太太说：“妈，还是让我来。”

江老太太竖起巴掌道：“别！念书是最难的，你歇歇吧，等着吃饭就行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总是累死的命。”

立雪无趣地垂下胳膊，站了一刻，看看确实插不上手，只好离开。江老在客厅看报，见立雪回转，说：“你妈今天心脏不太舒服。”

立雪说：“她不要我干。”

江老迟钝地看了立雪一会，说：“嗯。”又去看报。

立雪兴趣索然地回到了自己房间。

晚饭后，立雪又鼓起了热情。看了丈夫和儿子，她的信心又来了。她和颜悦色地进进出出，给儿子早早洗得干干净净，房间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幸好这天没有美国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海天在房间里看书，立雪洗了脸，精心地按摩了面部，从镜子里，她看到自己神采奕奕。她悄悄转到海天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

海天说：“你今天好像格外高兴？”

立雪松了手，说：“不问挝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老想到你。”

海天用指头扫了一下立雪的腮，又拿起书。立雪夺下书，挨海天坐下，说：“我想和你好好谈谈。”

“谈什么？”

“谈.....很多，谈心。”

海天捉住她的手，抽出书来，说：“好了别闹，你的心我都背得出来了。”

一脸的暖色渐渐冷了，立雪挪开了一些，弯下背，抱了膝定定望着地面，望了一会

儿，她说：“小海，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谈，关于我们，儿子，我的工作，家庭……”

“你呀，肯定又看了什么小说，受了什么的激动。立雪，三十多的人了，怎么老像小女孩一样易冲动爱幻想？”海天拍着她的背，用毫无余地的口气说：“我要参加管理干部考核了，这次考试对我的将来是至关重要的。你去吧。”

立雪站起来径直走到房门口，在拉开房门之前，她忍不住回头看了海天一眼。是他么？曾经热切地凝望着她，听她天南海北地说话，不让她停下来，说什么他都爱听，都新鲜，在那知青的土屋里，一谈就是一天。那一天乙乙乙乙都说了些什么呢？他居然听得如饥似渴。往日的情形回到眼前使立雪一阵阵眩晕，她扶住门框，仿佛身子里有什么东西雪一般地融化了，顿时心里虚虚的空空的。她又一次的努力失败了！在海天面前，她的傲气和自尊心又陡然增长了好多倍。立雪返身回房，穿了外套，背起书包，将长围巾搭在胳膊弯上，对着房间道：“我去钟瑾家对笔记，看着城城一点，可别累了你妈。”

海天抬起头，说：“你不能就在家？”

“对不起，我也要考试了。”

立雪一股子劲，冲冲地往钟瑾家去。走到半路，她突然停住了。钟瑾一家四口人，她能当着这些人诉苦吗？学习是句空话，她有满腹的委屈要对人倾诉，即便此刻迎面遇上了钟瑾，对她说什么？说婆婆的含讥带嘲，公公莫名其妙的冷淡，丈夫不肯听她谈话。不，立雪的委屈比这些表面现象要深得多。那是不可言传的隐隐的受创感和一种绝望。立雪朝江边走去，她想那片大沙滩倒是一个容纳此时此刻的她的去处。

8

一上大沙滩，眼前骤然开阔，强烈的江风强烈的涛声，飘起立雪的头发旗帜般飞扬。立雪走了几步，胸中奔出一股怨气，眼泪就刷刷纵流不止。在她走近搁浅的木船时，船帮边上立起了一个人，赵如岳说：“是我。”

立雪倒哈一口冷气，怔怔地僵在那儿。

沙滩上今夜无月光，处长江大桥上的几排彩灯让这里有了个模糊的昏黄。赵如岳是一个影子，立雪也是个影子，茫茫沙滩上再无别人。立雪垂下头，让头发披过来，借捋头发的机会揩掉了泪。

赵如岳穿了件风衣，双手抄在风衣口袋里，说：“你想一个人散散步就接着走吧。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

“哪里。”立雪却不过情面，说：“一道走走吧。”

“谢谢。”赵如岳陪在立雪身边，说：“不想说话就别说话，同学之间，用不着周全礼貌。”

立雪立刻感到了一丝丝很微妙的理解，她偏过头朝他笑了笑。

他们静静地沿着滩边往前走。立雪依然是裹了长围巾，双手抱着肩，久久盯着江心的航标灯。航标灯在黑呼呼的江里就像一颗心，它似乎很近，却又走来走去挨不了它。偶尔有一艘夜航的船只过去，缓缓地流动着一个灯光闪烁、欢声笑语的房子，这给大沙滩印下了梦幻般的痕迹。

他们静静地走着。一同目随船只，一同沉落进昏暗之中。赵如岳忽儿停了，转身横在立雪面前，愤愤地说：“为什么不问问我？不问我为何独自一人来这儿？不问我……”赵如岳突然顿住了，放低声音，说：“对不起！我实在过份了。”

这一声突如其来的质询在立雪倒不在意外，对赵如岳的心情，她早有觉察了。她说：“老赵，你要是想说说你的苦恼就尽管说，也许我能帮帮你。”

赵如岳问：“你知道市电视台的播音员梅子吗？”

立雪说：“知道。”

赵如岳说：“她就是我妻子。”

立雪轻轻“啊”了一声。如果说她从前对赵如岳多少有些戒备之心的话，这一“啊”声中，戒备化作轻烟了。梅子，年轻，漂亮，一口柔柔的普通话，风度派头十全十美，

那真正是少有的女人，有了这样的妻子，赵如岳还会看得起谁呢？立雪随和多了。

赵如岳说：“我，我说不出来是多么爱她，非常非常！但她总是忙。几年来，连孩子的工夫都没有。忙录音、忙学外语、忙交际、忙练口型、练表情、忙修改发型；她再忙也应该生个孩子呀，我要求的不过是身旁有妻，膝下有子，享受点天伦之乐。有一天，她终于郑重地对我说：‘我天生就不是个贤妻良母的料，你就别再苛求我了。’就是这样的，她每时每刻忙她自己的去了。”

梅子，何其温柔的形象呀。立雪不敢相信梅子是个如钢似铁的女人。她安慰赵如岳，告诉他：女人需要耐心、体贴来感化。赵如岳说：“你错了，男人才是需要柔情的，女人却不尽然。”赵如岳说他陪梅子看电影、逛商店、闲聊、散步，可梅子终归一句话：别老把我拴在裤腰带上，我不是贤妻良母的料。赵如岳说：“我彻底绝望了。我每天傍晚来这儿散步，是因为这沙滩和我同样寂寞、孤苦和短命。”

“别咒自己！”立雪说。她的喉头壅塞了。抬眼望夜色中的森缮沙滩，森缮江水，有说不出的惆怅。这是个阴差阳错的世界。海天偏偏不是赵如岳这样的人，她又偏偏爱海天；赵如岳偏偏爱梅子。她有深厚的母爱，不仅对儿子，也喜欢施于丈夫，就像方才对赵如岳一样；可海天偏偏又固执地做父亲，包括对她。原来夫妻并不单纯是夫妻，女人是乐于既做妻子又做母亲也做小女孩的，而男人又何尝不是需要既做丈夫又做父亲也做小男孩，可是又为何偏偏不能和谐地搭配呢？立雪感到风吹透了她的衣裳，彻骨的冷使她克制不住寒颤。赵如岳脱下风衣披在立雪身上，立雪说：“不...”

赵如岳说：“你冷，脸苍白得和雪人一样。”他为立雪拉上了风衣帽子，俯视着她的脸，说：“第一次在这儿遇上你，我就懂了你心中的孤独和烦恼。今天我知道你哭了，我真想替你擦擦泪，可我知道我不能... 我敬重你。你知道吗？你有一种圣洁的神韵。我想我是可以做你的好朋友的，可以吗？”

立雪未说话，泪水就成串滚出来，她扭过身去，点了点头。

9

在食堂吃了午饭，钟瑾拉立雪到草坪上晒太阳。这是修在研究所中央的一片绿草坪，草坪四周种着瓜叶菊，正是含苞欲放的时候。草坪里散散落落放了几条长椅，每天椅上都有午休的同事。立雪靠在长椅上，两只胳膊在椅背上一字摊开，面朝阳光，半合眼帘，哼着“鸽子啊在蓝天上翱翔——”

钟瑾在立雪身边，同样也放松了手脚，头却使劲偏着，也斜着眼瞅着立雪。

她们议论了一阵子所里的事。对于立雪主持这个试验项目，所里许多人不景气，说所领导用中专生不用大学生是没有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立雪倒比钟瑾坦然一些，说完了也就算了。钟瑾泼刺刺骂了一回还不解恨，立雪倒自在哼起歌来。钟瑾以为立雪与海天谈过了，解决一些矛盾，所以高兴。立雪却说：“没有谈。人家认为天天见面的两口子干嘛还要谈心什么的。”

“每个丈夫都这么蠢！”钟瑾啐了一口，说：“你自我调节的功能还真强啊！”

立雪依然面色怡然，笑道：“你不也是吗？...”

“苍天有眼！快乐是我自己生出来的吗？不，是我那口子给的？更不！是爱情！没有爱的女人哪有乐呵呵的。”

立雪睁大眼睛，转过头：“钟瑾？”

钟瑾合上眼睛，安详得做一个甜蜜的梦似的，用梦呓的声音说：“... 我有一个——爱人。”

“什么？”

“还不懂吗？如果说是情人呢。”

立雪的背挺直了，探索着钟瑾的脸，说：“我的天，别开玩笑！”

钟瑾撩开眼帘，扑哧一笑，说：“真的！”

立雪说：“真的？”

钟瑾将手挡在眼睛上，不笑了，分外认真地说：“你吃惊不小呢。因为你了解我不是一个风流女人，怎么就有了风流韵事？你的观点错了，和我从前一样的傻：封建。你要知道他是怎样地爱我就好了。作为一个女人，我从他那里感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荣耀。海天能为你死吗？”

有一次立雪问海天我死了你怎么办？海天说我决不再娶，和儿子过活。不待立雪回答，钟瑾又说：“不能，对吗？可他能为我死。三年来，追求他的姑娘成群结队，他一概不理睬。热烈而又无望地守候着我，我可爱的单身汉！”

钟瑾拿下手，满眼是泪，满脸是喜悦和感激：“我还有什么不快活的？”

立雪眼里出现了一个新钟瑾。她不可思议地看着钟瑾，看着看着，天空融合了进来，春日的蓝天有一朵朵厚实的白云，钟瑾火红的呢西装仿佛是一朵红云，天空海一般阔，这些云将飘到哪里去？

“你怎么不离婚？”

“为了我的女儿。”

“他也愿意？”

“对，他只得牺牲自己。”

立雪把定了钟瑾，说：“我佩服你的勇敢，但不赞成你的方式，一个男人足够了。”

“那首先他得是个男人！”

“你不能和他交个朋友吗？精神上的。”

钟瑾一串讥讽的笑，道：“我说立雪，你还是十六岁的中学生么？就连现在的中学生也都不像你这么单纯幼稚自欺欺人——”

“胡说！”立雪涨红了脸，说：“我看你是堕落了，难道男女之间就不存在友谊？就不能交朋友？”

钟瑾尖刻地说：“但愿赵如岳对你只有这种美好的友情。”

立雪的脸刷地转成青白：“当然是这样！我的眼睛还不至于瞎到这种程度。”

钟瑾让步了，握住立雪的手，请立雪为她保守秘密。立雪也转怒为笑，答应了钟瑾的要求。她们相互祝对方如愿以偿。后来，她们谈到了梅子，钟瑾称她为“做作的事业型女人”，立雪认为很恰当。在梅子的身上，她们观点一致：梅子枉为女人一场。

10

接下来的几天立雪都去沙滩上散步，赵如岳也去。他们从来没有约过，这在立雪是问心无愧的。“约会”和“遇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若是赵如岳天天约她，那她一定是不会去的了。

在一个喧闹的昼夜通亮的大城市里有这么一片沙滩，真好比是做梦的地方。立雪和赵如岳已闯过了陌生的界限，就有着许许多多谈话的题目。譬如他们的过去，过去的理想，青年时的热情和幼稚；他们的爱好、兴趣、怪癖；他们的父母兄弟和骨肉之间的感情，等等。话题常常由赵如岳说起，可往往立雪成了主讲人。任何一件小事在立雪嘴里都变得有声有色，极有情趣，赵如岳也听得入迷，男孩子般傻笑。立雪容光焕发，时时还流露出活泼俏皮来。她太愉快了，有人听她说话，并且在如此美妙的一个环境。初春的月多半是迷蒙的，极淡极薄的月光雾一般游在沙滩上，立雪谈着谈着仿佛从这月光的雾中看见了她谈着的事情。她从小生活在人情味极浓的家庭里，父母是长者又是朋友。可惜她十六岁就离家下放做了“知识青年”，从此再没回到父母身边。她实指望婆婆就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她做了许多努力，可事实上她得不到回报。海天又总不给她时间，儿子还那么小，一切都压抑在胸。有了赵如岳这个饶有趣味，理解力强又同病相怜的朋友，立雪确实是愉快了。

至于对赵如岳这个人，立雪是有把握的。他很有理智，从无越轨唐突之处，况且他常常念念不忘的是梅子，他那么爱她，为她痛苦着。立雪的少女时代那些女同学之间常送些书签、贺年片、笔记本之类的礼物，写上“祝我们的革命友谊万古长青！”现在立

雪倒真想也把这句话送给赵如岳。

11

这一晚上，立雪看错了时间，回家晚了。

客厅里没开电视，没别的人，四周是少有的静。江老太太独自坐在沙发上瞪眼看着立雪。那只沙发是好几年前的老式家具了，座垫硬绷绷皮球一样鼓着。江老太太不由将腰背挺得笔直，看着立雪也不说话。立雪一进门就见了婆婆这副模样，心里先有几分不自在，想打个招呼，但婆婆分明是个冷面孔。她微微欠了欠身，就去儿子的房间。江老太太猛地在立雪身后说话了：“我在等你！”

立雪趑趄回来，问有什么事。老太太说：“小海出去接你去了，这么晚还不回来，大家怕你出事。看来你没事。”

立雪说：“对不起，我回来晚了，谢谢你照顾城城...”

江老太太立刻插话道：“我照顾我孙子，累死也应该。”

立雪要去找海天，老太太说：“不必了。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就像他不知道你在哪里一样。幸好海天不在，我要对你嘱咐几句话。”

看来婆婆是得知她与赵如岳散步的事了，还说不定疑心她干了什么糟糕的事呢。立雪几年来试图与婆婆对话，一直是热脸对冷脸。正待立雪放弃了，不准备与她计较了，她倒主动有话说了。这也好，趁海天不在家，婆媳俩就干脆摊开吧。立雪这么一想定，便把一副谨慎忍受的样子换成了平日在研究所的自由模样。她走过寂静的客厅，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捧着杯，坐下来，拢拢头发，说：“有什么您就说吧。”

江老太太一直盯着立雪，立雪这套大咧咧的举止动作简直就是不把老人放在眼里。她盯了立雪好一会，一直到觉得立雪已经被盯得乱了方寸了，这才一字一板开口说话：“唉，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了。我虽有四个孩子，但海天是独儿子。你们是独儿独媳，我们让你们住在家里，宝贝什么似的。对你，更是娇惯一些，支持你上大学，给你带孩子。可你要珍惜这个家庭，维护家庭的名声。一个人，名誉是最要紧的。你好自为之吧。”

立雪又喝了一口水，把玩了一忽儿玻璃杯，笑了笑，说：“妈妈，您从来也不肯明明白白说清楚什么事，我不太懂您的话。可我能猜测您的意思，我和海天不是一日二日了，您应该了解我，别太多心了。”

“好！好！”江老太太被立雪的安宁劲儿激怒了，“你逼我说明白，我也就顾不上你的脸面了。这些天晚上你根本没去钟瑾家学习！”

“对，我没说我去钟瑾家。”

江老太太霍地站起来，气噎噎，手指乱点：“你，你个不知羞耻的娼妇！”

立雪“砰”地顿下茶杯，脱口喝道：“胡说八道。”

婆媳俩同时被对方气极也惊呆了。江老太太缓了口气，失声呼喊：“老江！老江！快来扶我一把！”

江老眼睛惺松从房间出来，江老太太抓住老伴的胳膊，抽搐道：“你让她给我滚！从我家，滚！”

江老慢声打了个呵欠，恼恼地说：“你们干什么？吵死人了！”

立雪呆立着，气在胸中堵住了呼吸，十指触电一般颤抖。在她的一生中，何曾听到过“滚”字。她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跑过去拉开大门往外冲，却一头撞在了海天身上。

12

立雪和衣倒在床上，泪水从眼角泉一样涌出，任海天劝来劝去也一动不动。海天的劝慰也太单调太不切实际，只是“好了好了”和“别伤了神了”，这愈叫立雪伤心。

海天劝了母亲又过来劝妻子，又过去劝母亲。他看了好几次表，说：“算了立雪，

我明天还得上班，你就不让我休息了？”

你又让我了什么——立雪又添一份心酸，泪水更多了。

海天曾是个浪漫小伙子，现在是个沉稳务实的人了。他爱妻子也孝敬母亲，他知道母亲的缺点也知道妻子的弱点，很久以来他就开始有意调和她们婆媳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偏不倚。到头来还是被烤了烧饼，两面受攻。他三十五岁了，工作干得不错，领导很重用，最近填了入党志愿书，工资晋升了一级半。正是干事业的时候了。在他的宏图里，他有个得意的后方——他的家。有爱妻娇子，健在的双亲。至于婆媳那总是有些磨擦的，他把今天的事也归于日常磨擦一类的小事情。母亲告诉他说有人看见立雪和一个男人在沿江大道上并肩走路，十分亲密。他一笑置之。对立雪那冰清玉洁、孤芳自赏的性格他是太了解了。方才他找立雪见了钟瑾，钟瑾不就说得十分在理：“所里，大学里绝大多数是男同志，碰上了谈谈话或去借借笔记什么的，有什么不行？”

海天坐在床沿上，轻轻拍着妻子：“行了！是妈妈不对，以后找个机会我说怂她。你呢，不管怎样都得原谅她，她毕竟是我们的母亲。”

立雪倏地看定了海天，问道：“那我呢？我是她什么人？”立雪坐起来，飞快地说：“她把我当人看了吗？我父母是如何疼我爱我你全都看见过的。你父母又是如何待我呢？结婚时他们给了几个钱？婚礼那天他们怕吵出去打一通宵的牌。城城是我抱着跑月票上的托儿所。逢年过节他们的生日，我都送上礼物；他们呢，这些年可曾送我一根纱？”立雪说得哽住了，咳嗽了几声又飞快数落下来。

海天笑道：“你记性真不错。”立雪却没心与他开玩笑，她噙着泪要他放明白些，说这不是一般的婆媳不和，她的尊严她的价值在这个家里被粗俗无礼地践踏了。海天看着时间已是凌晨，着急明天的工作受到影响。立雪前所未有的固执和认真使他有些烦了。他极不理解地瞅着立雪，脑子里忽儿冒出一句不知是哪个电影中的话：对女人要扬起你的鞭子！当然他不可能对立雪扬起鞭子，但他真想让她立即闭嘴。海天强压住暴躁，温和地说：“我求你了，看在我的份上，不要与妈妈计较了。她待你不好，可我还不错嘛。”

这句话不说犹可，一说便勾起了立雪满腹怨恨。

“你待我不错。你可知道我现在想些什么？体重多少？在所里怎样？在学校又怎样？我最需要什么？你有父爱母爱，有儿子，有你的象棋，有一大帮球迷朋友，有厂里的重视，还有‘米老鼠和唐老鸭’——我呢？”

这不是扯得太远了吗？海天沉下脸，反唇相讥：“是啊，你什么都没有。饥寒交迫，我明白了！你还有什么说的？”

“有！”立雪想起了无数次的冷遇，夜晚无数次的等待，无数次地希望关上房门和他靠拢一些可他总是说这样不好，便将门朝大家打开。他竟然还讥讽她。丝毫不理解她，这便是她为他奉献一切的丈夫！立雪咬牙冷笑道：“我怎么就忽略这一点呢？你是你妈的儿子，你们血里都少一样东西——人情味！若要我不计较，好，那我只有把你们母子当作冷血动物，动物！而不是人——”

一团白光闪过，随之一声沉闷的响。海天提着巴掌惊慌地望着妻子。立雪来不及也没有去捂脸颊，她的半边脖子腾腾发热，她的眉眼耸立成三角形，瞳孔格外亮，格外好奇。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挨打的滋味，羞耻胜过了疼痛。

海天刹那间便后悔了，立雪那小姑娘般的目光叫他心碎。他正要说什么，立雪已经夺门而出了。

那个在打麦场的麦垛后亲她的男孩子打她了。那个说“我们结婚吧”的年轻人打她了。那个含着泪感谢她为他生了儿子的男人打她了。

她不是一个村妇，不是小市民出身的泼妇，不是做错了事，也不是没有经济来源依附男人的女人，她不应该随便挨揍！

立雪一口气跑到了江汉关钟楼前，累得大口创创喘气，胸脯里热辣辣地撕裂疼痛。

她在高高的海关钟楼台阶上坐了片刻，然后慢慢往前走。她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只是转着一个念头，面对一个事实：她挨打了。

凌晨的街道呈昏昏的浅紫色，梧桐树在昏昏中投下还没有长出浓叶的干瘦枝条，那一个个摇摆不定的枝节仿佛就是一个个手势——似某个巨人在讲解这个世界，美好明晰的那么少，忧郁病态的那么多，透过这些手势，立雪看到了自己的将来。将来怎么过？难道她还要回去？还会和打她的人肌肤相亲么？仰脸望天，只见月光不见月亮在何处，密密的楼，密密的电杆电线还有树将天分割成零碎的片段，望得人惟有凄凉和窒息感。离婚，一了百了。可同时她又看见了儿子，即便她得到了儿子，把儿子带到天涯海角，海天也会跟着来，法律斩不断血缘。分居，她没有房子，她也离不开儿子。因为有了儿子，她只得在这个冰窖似的家庭中过到老。远处隐隐有水的呜咽声，那是长江，在万物静寂时仍然流淌着，不正是李煜所吟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越来越冷，越走越远，立雪单薄羊毛衫毫无御寒作用，热量从她周身往外散发，两条腿无力地拖着，时时因为寒战而相互绊住。但宁可冻死，也决不愿意回头。

一辆自行车从后边飞快追来，一个急转弯咯吱吱横在立雪面前。海天满脸汗水，鼻孔直喘粗气，捏紧了立雪的胳膊，说：“我每条路找你。还去了钟瑾家。回去吧。”

立雪奋力挣脱海天的手，依然走自己的，海天丢下车，跑过来，捉住立雪的肩，搬过她的脸对着他的脸。海天眼里滚出了一粒泪珠子，他说：“我错了！”大而圆的泪珠缓缓滚动，忽儿坠落了：“我爱你，立雪！”

海天紧紧搂住立雪，暖着她，在已经有了行人和车辆的大街上就这么毫不在乎，发疯地搂着。顷刻间，立雪完全融化了，海天那痛苦真挚的脸带着他第一次的泪珠，刻进了她心底深处，千种爱意油然而升。只要男人真的爱她，女人是多么容易动心，容易宽恕。——女人到底是脆弱的。

回到家里，海天是少有的温情，立雪是少有的温顺，完全用不着语言，硝烟自然散尽了。他们都很累，很快便睡了。大约只是打了个盹的时候，立雪被烟味惊醒了。海天半靠在床架上抽烟，房间里已有了一层曙色，海天在烛光般的曙色里是一种格外冷静沉思的神态。不祥的预感使立雪激凌一下清醒了。她多少有些惶惑地说：“小海，有什么事你说吧，对我，你只管说。”

海天默默吸了两口烟，掐灭了烟蒂；扭过来，一下一下抹着立雪额角的短发，说：“天快亮了，我希望你主动一些，向妈妈道个歉，闹僵了不好，尤其对城城影响不好，你说呢？”

“我错了吗？”立雪小声问，她觉得泪水又要夺眶而出了。

“妈妈也没错到哪去。她听了一些关于你的闲话，也是为了我们好才那样的。当然，我一点儿都不相信那些鬼话，也不准备要你解释什么，我信赖你，尊重你。只是你千万别和妈妈僵着，她毕竟生养了我呀。”

立雪移开了头，以便看清楚海天的表情。在被子里，她一再掐自己的大腿，那敏感的痛觉告诉她海天不是在随口说梦话。

海天仍然继续说着：“你呢，的确有个弱点：太理想化了。这在一个成年妇女来说不合适。怀着许多虚无缥缈的幻想，自然就不能安心地生活。立雪，你不再是少女了！”

“是啊！”立雪唉了一声，心里沉沉地痛。她转过身，不再言语了。一时间，房间里静极了，连颜色都是静的，立雪在这死寂中看清了一条横在她和海天之间的鸿沟。伤心、泪水、争吵、言和都无法填平这鸿沟，因为它是和爱伴随而来的，有爱就有它。窗帘陡然暗了，大概对面楼谁家的灯灭了。立雪蓦然心惊肉跳，她身体里的什么东西也灭了。海天见立雪没有抗争，态度是出奇的温和，很高兴，从后面贴上来抱住她，亲她的头发。立雪却毫无反应，她不再觉出海天是个男人。此时此刻，她身心交瘁，只渴望有一张自己的小床，干燥洁净柔软，一个人自由地松弛四肢，香香地睡上一觉。

立雪没有向婆婆道歉，也没再与丈夫争论什么，自然更没有摔门踢凳之类的粗暴举动，话倒是少了许多，面上却含着安详冷漠。江老太太对媳妇是不屑一顾的神情，连同时对儿子也是爱理不理，儿子真正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了，伤心到这一步，平日的刻薄言语反而一句也懒得说了。江老倒是分外高兴起来，四处走动，指指点点，说这个家总算考虑到了老头子的需要，他需要一个安静的晚年。海天认为一场暴风骤雨在一夜之间被他平息了，纵然婆媳一时不讲话，这局面也够不错了。立雪冷笑都笑不出。欲哭也无泪，在家里举手投足全不自在，四周冷冰冰的，好端端几个人全都是不可理喻的疯子一样——除了城城，但城城又太小了。

钟瑾病了没来上学，立雪独自寻了教室的一个角落坐着。听着课，往往走了神，一味看着窗格子上啁啾的麻雀。赵如岳在课间来了，叩了叩立雪面前的桌子，立雪猛丁睁大眼睛，好一会才转过神来，勉强笑一笑，更流露出满腹隐衷。赵如岳心一热，赶紧低下眼睛。他在这个心地坦诚的女人面前感到了一丝惭愧，她是这样的胸无城府，而他的心又太深了。但赵如岳的惭愧一闪即逝，同时有千百条理由证明他是对的，谁又知立雪不是更加高出一筹，明知他喜欢哀婉而故意做出这哀婉迷惘的样子来诱惑他呢？梅子就很会这一手，她变化各种姿态声调对付各种男人，结果各种男人异口同声赞美她。梅子公开声言女人天生喜欢诱惑别人。立雪不也是女人？赵如岳想还是按计划进行吧。

赵如岳问：“钟瑾呢？”

立雪道：“病了。”

赵如岳说：“严重吗？”

立雪说：“大概不重。”

“糟糕！”赵如岳自我解嘲地一笑，“那就算了吧。”

立雪好奇，问怎么回事，赵如岳先不直接回答，却说：“今天你看上去就像苍白的沙漠，和有时候我对自己的感觉一样”。家庭为何物？为什么不能给人真正的温暖却又不能叫人摆脱它？”

一句话打中了立雪的要害，她扭过头，闭上眼，用手指按住嘴唇。

“对不起！立雪，对不起！”

立雪摇了摇头，凄然一笑，有声没气地说：“没什么。”

赵如岳这才说他是有感而发这些废话的。因为明天是他三十八岁的生日，梅子给忘了，居然说明天一天安排太满，回不了家。他想请立雪和钟瑾吃一顿饭，庆贺一下，可惜钟瑾病了。赵如岳又自我嘲弄地笑笑，说：“立雪，你看，我也许就是个孤家寡人的命。明天我最好还是一个人抱瓶酒，喝它个醉死。”

立雪说：“明天我接受邀请。”

赵如岳拿过一张纸，在上面写道：“谢谢！你！我的朋友！”写完将纸推给立雪，起身走了。立雪将纸条摊在书本上，暗暗念着，心里说道：倒是要谢你，赵如岳。她自慰：幸亏她还有朋友。

第二天立雪告诉海天她晚上有事，不回来吃晚饭。如果海天询问原因，立雪准备说出来是赵如岳请吃饭，然而海天的第一问题是：“那谁接城城？我也有事回来得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有三百六十四天是立雪接的儿子，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无论她多忙多累，她总是排除万难按时赶到幼儿园。一天的通融难道都没有！立雪柔中带刚，说：“我肯定回不来，我的事也重要，你另外安排吧。”

海天顿时抓耳挠腮，这才问一句：“你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立雪说：“加班。”

说完，一种报复的快感使她禁不住昂起下颏阴阴地一笑。

许久许久了，立雪才意识到自己荒废了打扮。去庆贺朋友的生日，又是在大饭店，再不打扮就太无礼无知了。立雪费了一番思量，着意讲究了穿戴：上是宽松的淡紫色细羊毛衫，下配纯羊毛深紫色的春秋裙；肉色丝袜，浅浅尖尖一抹黑亮的皮鞋；颈上斜挽了根雪白丝带，上面乱缀着点点金星。她站在衣镜前，“啊”了一声，心花怒放，她竟是这么出奇的娇艳，出奇的美。当她这身妆束和海天说话时，海天只有短暂的诧异没有

惊喜欣赏赞美。所以她撒谎说加班，所以她傲慢地阴笑。她从镜子的侧面瞥见自己娇艳凄伤满含怨毒。

江老太太从早锻炼的公园回来，拄着剑，立在客厅直望着立雪出门，脖子脸面全僵着。海天在阳台上目送立雪，他痛苦地想：她变了。他立刻决定晚饭时赶到她单位去看她，她今天简直像朵有毒的花。

15

下班后，立雪如约来到“大中华”饭店。西边的日光金黄一片，立雪便从这一片金黄中走出来，丝带飘在肩头，闪闪烁烁。在饭店门口迎候的赵如岳眼睛一亮，不由自主退了一步，脱口赞叹道：“天！”

立雪灿烂地笑道：“祝你生日快乐！”

有甜甜的服务员过来，请立雪进去。立雪微一点首，扬起目光，噙了一半端庄一半笑意，从从容容走进五彩缤纷富丽堂皇的饭店。

赵如岳已经订好了一间雅座，月亮门，门上挂了杏黄玻璃珠串成的帘子，一掀便一阵叮叮当当悦耳的响。立雪在悦耳的响声中坐定了，这才环顾四周。雅室里铺了地毯，墙上壁纸，粉红光线的壁灯，上了浆的雪也似的桌布，墙拐角有一只花架，一盆娇烧的“仙客来”迎向客人。立雪叹道：“原来这个城市还有这么洁净雅致的餐室，我倒是在这城里白活了几十年了。”

赵如岳说：“这地方配你还差一个层次呢。不过你这样最好，我讨厌什么世面都见过的女人。”

说话间，服务员穿梭般上齐了满满一桌菜，说声：“齐了！”便退出不再进来。

立雪本是不会喝酒的，但为了祝贺，也就让赵如岳倒了半杯葡萄酒。她擎起了酒杯，十分真挚地说：“祝你生日快乐！”

碰杯声中，赵如岳连连喝了好几杯酒。他又谈起了他去世的父母和天各一方的兄弟，叙说他们的好处，回味骨肉的恩情，未了又哼哼唧唧唱起了《妈妈的吻》。

立雪静静听着，勾起了许多同感。她见赵如岳拼命灌酒，怕他醉了，就截住他的话，说：“行了，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有什么苦恼直说出来，但愿我能帮帮你。”

赵如岳瞄了立雪一眼，说：“你真愿意帮我？”

“当然。”立雪爽朗回答。她蓦地里想起了一句古诗：“不为怜同病，何人到白云？”今日她来不就是与他同病相怜么？她说：“我在哪一天找梅子谈谈，好吗？”

“梅子！”赵如岳低低呻吟了一声，“你好天真！梅子是何等人物，比男人还精明强干十分，我怎么能让你自投虎口。”

“这话……怎么讲？”

赵如岳用手搭棚遮在眉骨上，说：“你不懂我的意思？”他默然半晌，果决地拿开手，潮红的眼睛忧伤地注视着立雪，问：“你真不懂我吗？”

一股寒意浸入立雪的后背，她突然惶惑了。她匆忙低头喝酒，结果只是沾湿了嘴唇，抬起头来，她目光慌张天真却又锐利，直盯了赵如岳一刻，刚烈地偏过脸，正要说话，赵如岳已经抢在她之先开口了：“立雪，你不必多想，我今日的目的正好是想为你排忧解难。梅子算不了什么，我早就习惯容忍了。只是你，我看得出，过得很难很苦，尽管你平时什么都不说。”赵如岳一边选词造句，一边暗中惊奇不已，立雪真是少见的女人，竟是如此不解风情，如此纯洁，幼稚到近乎傻气，可这一切偏偏又使得立雪更加惹人。赵如岳真正动了怜爱，说出来的话倒不像是为自己转弯而是实实在在为哥哥一般为小妹妹考虑了。他说：“你这种年纪是经不得折磨的，心里一忧郁，脸上就老了。我想海天一定没能使你愉快，你孤独，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人们却不知像你这样的少妇是最需要体贴理解和爱的呀！”立雪先是为自已误解了赵如岳面带愧色，渐渐便一阵热一阵凉难堪起来。赵如岳句句话都击在一个痛处，并且是她无处倾诉的痛处，她不禁咬住唇，心里暗暗哭泣起来。赵如岳替她夹了一些菜，接着说：“立雪，对朋友，把一切积郁吐

出来吧！我找个机会去和海天交换一下——”

“不！”立雪说了一个字失声哭出来。

16

春天的风一日比一日暖，即便长江里的夜风也一样，只不过稍凉一些。立雪和赵如岳步入大沙滩，温凉的风拂过酒后的脸颊，令人一片清新。大沙滩又缩小了许多，但在夜色中漫步的人根本没法觉察出来。立雪依然只感到一派无限，一派静谧。脚底下的沙滩软软的，身子像在云雾中一样轻飘飘。

雾团一般的天空里斜挂一轮不甚光明也不甚圆的月，两岸灯火错错落落、重重叠叠，相形之下，江心大沙滩更显得是一个假设的东西：是一方舞台抑或是一方屏幕，两个黑影相随相伴飘忽在这沙滩上，终究像演戏，终究要散场。直到这时，立雪还沉浸在朋友的友情之中。方才在“大中弧”饭店的雅室里，她一发不可收拾，尽情倾吐了委屈烦恼和痛苦。彻底倾吐之后，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和舒畅，赵如岳的怜悯和激愤加深加重了她的宁静舒畅。

一对男女倾心相诉——不管诉说什么之后，下一步自然便是感情的融合——赵如岳相信这个。

经过斜泊的木船的时候，赵如岳停住了，说：“立雪，我得告诉你，今晚是我婚后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立雪多少有些不解其意，回头望着和木船浑成一体的赵如岳。

“我还得告诉你，你今晚非常非常漂亮，真的，没有人比你更漂亮了！”

这种破釜沉舟的语气使立雪有几分悚然，她说：“谢谢！”

赵如岳笑了：“该谢的是我。女为悦己者容嘛，你是为我打扮的。”

“老赵，你喝多了！”

“是的，醉了。人不醉怎么能说真话，我还告诉你一件事：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那为什么——你！”

赵如岳出其不意扳过立雪，以疯狂的力气和热情将她搂在怀里。立雪只觉得一个巨大炽烈的网罩住了她，顿时便晕乎乎不知天地，满头满脸是燃烧的酒，一个含混不清的声音在她耳朵里边说：“巍你！巍你巍你！”立雪奋力挣脱，左右扭动面孔以躲开烙印般的湿嘴唇。为了不让人发现，立雪不敢吱声。赵如岳见她不出声，以为是她害羞推脱，便愈紧了胳膊。立雪突然明白事情已糟糕到顶峰了，她拼命叫了声：“放开我！”将身子不顾一切往后倒去，脚一下踢中了赵如岳，只听一声呻吟，赵如岳松了手。在立雪的头仰倒的时刻，她看见了空中的月和城市的万家灯火，唯有她在漆黑的深谷。她头顶轰轰作响，终于，她清醒了！

赵如岳靠在船身上，头发散乱，气喘吁吁，眼睛呆滞却又贼亮贼亮。“这么说你是在玩弄我的感情了！”他愤恨地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天真到如此地步？陪我散步陪我吃饭要求我的同情我的友爱我的理解，可到头来和我耍这一手！一个男人如果不是喜欢一个女人，能这样对待她？你真不懂！啊？”

立雪握了双拳，警惕地面对赵如岳，时时刻刻准备保护自己，赵如岳的话却震惊得她无言以对。她嗫嚅道：“你醉了！”

“没醉！我喜欢你两年多，一直敬重你。可你引诱了我。说什么我们是好朋友，谁不清楚这就是情人的代名词。我明白，你以勾引男人为乐事，你想试试你的魅力，可你不敢来真格的，你一千个不如梅子！”

立雪瑟瑟发抖，感到自己仿佛是尊正在消融的雪人，一切都崩溃了。一个美丽的童话倒塌成了一片废墟——这就是男人！钟瑾在这里会怎么说？所有的人会怎么看？她太自信，太脱俗了；自以为构造了一个纯而美的阁楼，实际是玩火者自焚。

一句话都用不着对赵如岳说，她根本就谈不上爱不爱他，她爱儿子，爱海天——尽管是过去；她只希望她的家庭和谐起来，一点儿都不愿生活节外生枝，厌恶偷偷摸摸的

外遇。没有人理解她，没有！

17

在这同一个时刻，钟瑾终于从病床上爬了起来，她衣冠散乱，晃到阳台上，展眼望尽满城的灯火。明天就要到了，她想她如果一头栽下去就可以不看明天这个日子。但她的女儿一迭声叫她，她转身看见一个三岁的漂亮小女孩和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老太太正慈祥地望着她，她犹豫了一下，朝她们走了过去。

18

立雪一口气奔回了研究所。进了科室便急忙洗脸、刷牙、梳头，然后穿上了工作服，戴好了帽子。坐在试验台前，她茫然了。晚上并不需要加班，一个试验开始必得连续六小时才能完成，这是科学，她不可能想做就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科学该多好！

立雪一身白，呆坐在明亮宽敞的科室里，一点点反省起来。大沙滩变成了模糊的影子，赵如岳每一次的谈话却异常清晰。她还看到了自己：一个忧伤而热情的少妇，披着虾青色长围巾，摇曳而来，饱含了病态之美，对一个男人款款叙说少女时的痴话。……原来竟是她错了！是的，赵如岳的气愤没有错，她这是引诱，只不过她一直在自欺欺人罢了。结了婚的女人，难道还不明白男女之间的关系就是那么实际、简单？立雪立雪，你是一个多么矫揉造作的女人！

科室里排列着晶亮的玻璃器皿，恒温箱里培养基中的细菌在静寂的生长，无菌室严严实实没有一丝缝隙。立雪一一巡视自己的工作环境，讶异地获得了一个新启示：一切都是严谨的，有规矩的，你若玩了花招，结果就不会好。

海天出现了。胳膊弯里搭着立雪的风衣，说：“我接你来了。”

立雪猛吃一惊，只说：“我正准备走的。”

夫妻没再说话，走在行人稀少的马路上，脚步声显得格外响，响了一条街。

立雪被海天的沉默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她侧眼看他，他一脸麻木。他是知道了什么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呢？到了车站，等车，车久久不见踪迹，夜已经很深了。立雪乱了方寸，想：毕竟是夫妻，毕竟只有他来接我，都告诉他吧，快刀斩乱麻，藏在心里总得不到安宁。

立雪说：“小海，我想你一直是相信我的？”

海天说：“当然。”

“如果我们谁做了错事，能够互相谅解吗？”

“当然。”

“你……婚后遇上过女人吗？”

“扯蛋！”

车来了。他们上了车，并排坐着，前后无人。立雪继续说：“小海，我今晚并不加班。”

“你记得我给你说过长江里出现了一片大沙滩吗？”

“说吧。”

立雪小声述说了事情经过，临了也述说了自己的内疚，最后说，“小海你不生气吧？”海天握了一下她的手，劲用得狠，立雪差点失声叫唤，不过，她的心总归放下了，顿时如释重负，好像赵如岳的事是发生在许多年之前，淡档的只有了一个可笑的影子。

回到家，进了房间，立雪脱了外衣，急急往床上一躺，说：“累死我了。”

海天提起立雪的裙子，端详了一下，嚅拉扯成两片，扔在地上，唾了一口。立雪从床上弹起来，眼睛睁得老大。海天点了烟，抽得吧吧响，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走到床前，用两个指头抠住立雪的腮，搬过来正对住他的脸，居高临下，说：“你果真是天真到家了，居然一五一十自动坦白，你叫我吃惊不小呢。”

立雪猛然摆头，甩掉了海天的手。她的头发乱了，蓬松着好大一堆。在这一堆散乱的乌发中，脸颊青白，眼睛里渐渐浮起了红丝。海天说：“你和你那情夫，酒气熏天，膀子撞膀子招摇过市，穿着这条破裙子，这一幕永刻在我心里了。我为你为我感到羞耻！如果不是因为城城，我会不要你的。记住，是你儿子保住了你。从此，你给我本本份份地过日子，否则，我就向你单位全盘托出来。嗯？”

原来海天跟踪了她，这阴险毒辣的人！立雪直挺屯往床上倒去，拉过被子，从头自脚盖住了自己。几股咸的、腥的味道冲入喉咙，她似乎躺在血泪之中了。看起来天真便是她的过错，她在两个男人之间，一个接一个的上当，他们全都深谋远虑，做个陷阱，直等她掉进去，反过来再谴责她。她懂了。

灯熄了，海天掀了被子扑过来。“不要动我！”丈夫这个意味着许多权利的世界在立雪的意识中顷刻瓦解了，她在深深的屈辱中愤怒起来，以前所未有的英勇顽强保卫着自己。

19

次日是星期天。和往常一样，海天的姐妹三人全都带着丈夫孩子回娘家团聚。过去一惯是立雪上街买菜，下厨做饭。海天则一直颇为自豪，如今他极不情愿失去这份自豪。

早晨起床之前，海天一边穿衣服，一边请求立雪还是一如既往，并且保证要陪她一块去买菜，一块下厨做饭。立雪再也不愿意做个天真的女人了。她躺着，也不动怒，也不烦恼，只说她睡眠不好，头疼，浑身酸软，还想休息，海天搬出了城城，让城城叫立雪起床。立雪起床，收拾了自己，吃过了早点，又一头埋进了沙发里，给儿子一本接一本本地讲小人书，直到儿子不愿意继续听下去。姑子们陆续到齐了，屋子里人叫马嘶起来，显然几个姑子得知了立雪与她们的母亲吵嘴的事，又看灶前冷火冷烟的，于是高声粗气指责哥哥无能，一个赛一个地施展出含沙射影的本领。立雪索性关上了房门，拉上了窗帘，闭目养神。

钟瑾来了，蹑手蹑脚靠近沙发，立雪忽地说：“病好了！”钟瑾往后一跳，说：“你没睡着？海天说你不舒服，怎么我好了你又病了？”

立雪让了座，两人问了一番身体。说到病，钟瑾嘻嘻笑，说是心病，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又说今天是她的生日，来请立雪吃饭的。立雪被刺得腮边一辣，想想又不对头，钟瑾还什么也不知道呢。两人好一阵无语，对望了一会儿，觉得有许多话要说，就说走吧。

海天无奈，眼睁睁让立雪被钟瑾挽走了。

春天明艳艳的阳光里，立雪这才看清钟瑾的模样：钟瑾的脸庞整整瘦了一圈，黄里俏的皮肤变得灰灰的，枯枯的失掉了玉的光泽，嘴巴两边新添的皱纹酷似个括号，里边包含着半老少妇自暴自弃的诡笑。

莫非？立雪不敢妄加猜测，问钟瑾到底是什么病，怎么憔悴得这么厉害。钟瑾避而不答，反问立雪为何虚虚的胖了一层？抬头纹为何又添了几重？立雪叹息道：“我们老了。”

“老了老了，关键就在这里！”钟瑾出其不意戳了一下立雪的胳肢窝，自己先就纵声大笑起来，边笑边说：“我们老了，我们是天生的一对苦难姐妹。”

路上的行人纷纷朝她俩投来好奇的目光，立雪心里咯噔了一下，怀疑钟瑾是否精神上出了毛病，再一看，钟瑾把她带到了一条街上，这条街与她家方向相背。立雪立刻挽紧了钟瑾的臂膀，说：“我饿了，快去你家吧。”

钟瑾说她买一点小东西就回去。又说你出事了吧，赵如岳的事吧，海天也知道了吧？立雪发现钟瑾的神态里的确有疯子的狡黠和精明，便答：“是的，你都猜对了，回去我给你讲讲。”

“不用，这种事自古至今千篇一律。”钟瑾突然站住了，拍拍立雪的手，说：“认

真些看一 "

不远处是家华丽的餐厅。餐厅门口喜气洋洋。钟瑾正说话，鞭炮响了，炸得餐厅门口硝烟一团，孩子们乐得乱窜。烟散了，一对新人穿得花红柳绿，笑盈盈在台阶上迎接宾客。钟瑾沉沉捏住立雪的手，声音哑哑地说：“看那新郎，挺帅不是？我倒要过去问问他，干嘛装着没看见我？”

吓得立雪一把抱住钟瑾的腰，心想她病得不轻，口里说：“人家结婚呢，你出什么洋相？”

钟瑾连连跺脚，恨声说：“好立雪，今儿你怎么迟钝到这种地步！”又换了冷而缓的语气说：“他结婚了！多帅！穿着我为他挑选的毛料。”

立雪一下子悟了：这位新郎是钟瑾爱得要命的情人，的确，很帅。新娘在一堆粉红色的绸纱之中，有一副青春正浓的娇娃的脸。

钟瑾嘴唇紫了，手心额角冒出了冷汗。立雪拦了一辆出租车。她抱着钟瑾，替她擦汗，心里阵阵泛起苦涩酸楚。

这夜，暴风雨到黎明才停住。长江里的大沙滩沉没了。浩浩一江水似乎从来没有过波折没有过幻想地流着，和过去的年年岁岁别无二致。立雪苍老了许多，也稳沉了许多，大沙滩的那一段罗曼蒂克之梦就同大沙滩本身一样出现的奇妙、突兀、短暂，也许就永远沉没了。然而，女人喜欢想入非非，喜欢富有情趣的毛病在立雪一下子还改不了，当广播电台在广播中介绍说，那片大沙滩可能就是鹦鹉洲时，她忽然又想起了一句古诗：“芳草萎妻鹦鹉洲...”但很快她又沉浸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了...

黄金书屋 扫描校对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回目录